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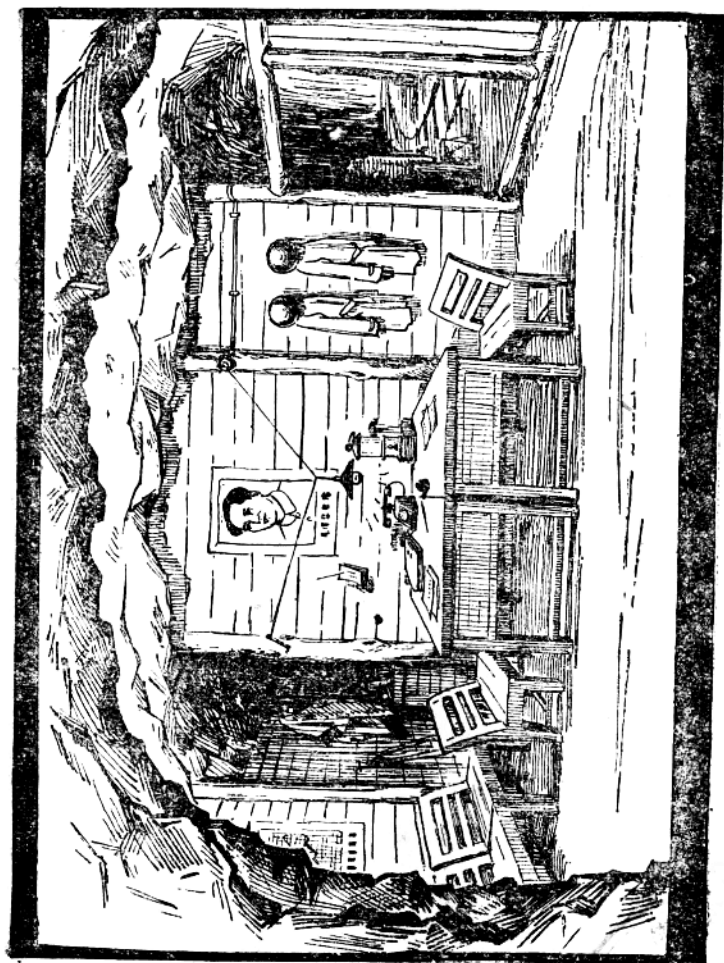
獨幕話劇

第二聲砲響

方昌期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舞 台 設 計



第三聲炮響

(獨幕話劇)

人物 尤志魁 某煤礦基本建設工程段段長，廿七歲。(簡稱尤)
小 楊 女記錄員，尤的未婚妻，二十歲。(簡稱楊)
秦國華 基建段和生產段的黨總支書記，卅歲。(簡稱秦)
顧學梅 青年團員、女採礦技術員，二十一歲。(簡稱顧)
張洪義 共產黨員、生產小組長，四十歲。(簡稱張)
生產段青工某。

礦工老趙、老錢、老吳、老孫、老李等若干人。

地點 某煤礦井下辦公室。

時間 剛上班不久。

景物 舞台左面是出入辦公室的巷道，中部及右邊是辦公室。現在是把它剖開了，觀眾可以看到的就只是像橫擺着的問號形的板壁。室內有電燈，壁上掛着毛主席像，下面擺着兩張辦公桌，靠板壁擺着一些風動工具，還有兩條長靠椅。

幕啓：外面不時傳來煤車推過的隆隆聲。尤段長和小楊在辦公室裏翻閱文件。

〔工人老趙急上。〕

趙 段長！段長！斗不夠使喚啦！

楊 (爲老趙的突如其來，吃了一驚) 哎喲！我說幹什麼！還是要斗啊！

趙 還說今天要試驗「石子空心炮」呢！我說又要馬兒好，又要馬

兒不吃草，這可不行啊！

尤 （看着文件，並未抬頭）嗯，唔？誰下了命令說今天要試驗「石子空心炮」啦！

趙 誰管他試驗不試驗，反正是要斗！

楊 （笑着）看你這個老頭子，誰又沒欠你的賬。（放下了文件）——嗯！老趙，昨天不是調來好些個斗嗎？

趙 那些斗啊！（對尤）都是些養不家的野馬！一夜，就又都溜了！

尤 （這才抬起了頭）哈哈！都溜了？那總是有人唬弄去的呀！是誰呢？

趙 生產段。

尤 （急切地）生產段？是生產段！他們自己推回去的嗎？

楊 （邊翻文件邊囁咕着）生產段真是……

趙 不，運輸組的同志說這是調度室的意見，說生產段的煤出不來，才把我們的抽出去。段長，咋辦啦？

尤 哼！我看你們把生產段捧到天上去吧！這又是不重視我們基建段的具體表現，這些人真是……好，你等一下！（推開電話機旁的文件，正想打電話，發現了一張通知，隨即拿着通知看。）

趙 段長……

尤 （對趙）等下，等下！斗就來，調度室有通知在這裏，給我們換新作的大斗呢！老趙，以後碰到問題找我得了，別那樣急呀，還有什麼事嗎？

趙 沒啥了，嗯，昨晚開會不是說今天試驗「石子空心炮」嗎？你才又說不試驗了。

尤 不試驗了，你去吧。還有什麼事嗎？

趙 沒了。（趙下）

楊 老尤!

尤 噢,你有什麼?我的楊小姐。

楊 誰是小姐?不問你了。

尤 好好,不是小姐,是堂堂正正的記錄員,我的……

楊 別扯了!喂!推廣了「深孔爆破」,人工效率是提高百分之三十,對不對?

尤 不,應該是百分之三十一點四二。

楊 哎呀!好狗記性。(微笑)喂!說實話,基建段這個爛斗笠,真會慢慢給你整好的,這次的「深孔爆破」是搞得不錯,我表揚你!

尤 (笑着)算了!我受不起「您」的表揚!

楊 誰挖苦你來着?本來嘛,這一下我們煤礦基本建設趕不上生產的問題,可就能解決啦!

尤 不!完全解決那還差點兒,不過……唉!說也真是,基建段是個爛斗笠,可是我想只要爛斗笠下面是個真正的人,人就會全憑他自己的雙手和腦子,把斗笠慢慢補好的。(外面有煤車聲)聽,新斗運來了!——小楊,我們的煤礦真是大有前途啊!就像春天裏的花草一樣,到處都在生長,生長……基建段是全礦生產的先鋒隊,是我們開了路,其他的段才能跟上來,這還不夠我們驕傲嗎?小楊,你調到段上來以後,不感到在這裏工作是最光榮的嗎?我說,小楊,你應該努力提高自己,技術上、思想上、政治上各方面都要迅速提高啊!

楊 (邊翻材料邊聽着,忽然哼起歌來)你看那工廠的機器,轟隆隆地響,轟隆隆地……

尤 噓!你幹什麼?

楊 高興唄！（忽然若有其事地）老尤！說實話，你為什麼會喜歡我？
尤 你怎麼還問這些？

楊 我常想：你是個大學生，呆在家裏幾年，可沒把技術丟掉，招聘到礦裏來以後，沒兩年就提拔了，又精明又能幹。我呢？要文化沒文化，要技術沒技術，小小的黃毛丫頭配得上你這個段長嗎？

尤 （這一來倒有些窘，只好謙虛地）不，你不該這樣想，我還有些不夠的地方。小楊，我們都是知識分子出身，你知道的，我家裏還是個資本家呢！毛主席說過：知識分子要在火熱的羣衆鬥爭中改造自己，小楊，我們這裏就是火熱的鬥爭！我們要加倍的努力，互相幫助才行啊！

〔工人張洪義上。〕

張 段長，風不夠，風錘怎麼也帶不動。

尤 風？又是風！怎麼？我這一會沒到墻頭去，風又成了問題啦？唉！說也真是，機電部門就不知幹什麼吃的，老是配合不上，生產段又還拉扯着風用。張洪義同志，這我們就只好暫時克服困難啦！

張 段長，我想我還不是很怕困難的人，不過……

尤 行了，事實上是這樣：機電部門你殺掉他的腦袋也只有一碗血，老是配合不上，不知道就攔了多少生產了。老張，去吧！去發動大家想想辦法。

張 我們也想了些辦法，可是……段長，你能不能去墻頭……

尤 不，張洪義同志，我們要相信羣衆的智慧，問題是可以解決的。這是個羣衆路綫問題，作爲一個生產小組長又是段上工會的生產委員，是應該這樣作的呀！還有什麼事嗎？

張 噫，好吧！那沒什麼了。（鬱鬱不樂地準備下，但又回來）段長，今天試驗「石子空心炮」，什麼時候開始呢？

楊 老尤，到底試不試驗呀？現在就作個決定吧！別等會兒這兒啄一嘴，那兒啄一嘴，零零碎碎不好計工！

尤 我不早說過，今天不試驗了！

張 可昨晚開會研究，是說要試驗的呀！

尤 研是研究過了，不過，不能作為最後決定。老張，你覺得「石子空心炮」怎麼樣？

張 我想，大概可以用。

楊 哦？

張 噫！

尤 你看有把握試驗成功嗎？

張 這可難說啦！

楊 哈哈……

尤 說來說去，你還是有些捉摸不定囉？

張 噫，這樣說也可以，是有點兒保守吧！

尤 不，慎重不能說是保守。

張 段長，你看「石子空心炮」呢？

尤 當然，生產段的顧學梅，調到我們這兒來才幾天，就提出了這個建議，精神上是很好的——哦！你還是快去解決風力問題吧！還有別的事嗎？

張 噫，……（欲言又止）好吧！（下）

楊 老尤，你說顧學梅研究的那個「石子空心炮」到底怎麼樣？

尤 有些理論根據，在她是花了些腦筋的。

楊 哦！有些理論根據！

尤 可惜太理論了。(笑着)這也難怪，女孩子剛從學校裏出來嘛！

楊 那不能用囉？試試看不行嗎？

尤 (笑而未答，片刻)你還是把「深孔爆破」的總結快寫好，好送到礦長那兒去。塹頭，我去看看就行了。(拿起安全帽和撫順式礦燈)小楊……

〔小楊在翻閱記錄表，開始寫總結，尤志魁湊過去，想吻她。〕

楊 討厭！(推開他)

尤 (嬉皮笑臉地)好，算我沒禮貌。

〔顧學梅在尤志魁拿起礦燈時上場，見此場面，有些尷尬，只好退回去。〕

尤 (發現了顧，將勢就勢指着總結，故意大聲地)你記得嗎？這裏改了的地方是百分之三十一點四二。

〔顧退至門邊又轉回來了。〕

顧 (故作不知，取下安全帽搖甩兩個辮子)這傢伙怪不舒服。

楊 顧學梅，是你來了？

顧 你們在這裏計算什麼哪？

尤 算一算「深孔爆破」效率有多高呢！

顧 哦，老尤，塹頭正在打眼嗎？

尤 當然，和經常一樣啊！

顧 那應該開始包石子了。

尤 包石子？

顧 是呀！(從口袋裏掏出一大把石子)小楊，你們看這石子多好，又尖，又硬，不大，不小的。老尤，昨晚你不是說沒有石子嗎？今天我一黑早就爬起來找了一塊大石頭，一錘一錘的，就把

這些寶貝給錘出來啦！（從另一個口袋裏掏出了空心漏斗）瞧空心漏斗也做好了，（在手指上頂着好玩）真像個小鋼盔呀！

楊 咳！多好玩兒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怎麼？你手上有血！痛嗎？

顧 嗯，有點兒。（自己撫摸着）不要緊，給鐵錘稍微砸了一下。老尤，我們現在就來準備試驗吧！

楊 小顧，老尤說今天不試驗了。

尤 對，小顧，我看還是暫時不試驗吧！

顧 （驚奇地）爲什麼？昨晚開會不是說今天試驗嗎？你說沒石子我把石子也錘好了呀！

楊 （對尤）石子都錘好了，是不是可以……？

尤 昨晚是談過了，但是，這只能是羣衆的意見，不能做爲決議呀！（笑着）同志，企業是一個有機的整體，生產要有一定的正常秩序，一切都要按計劃行事。積極革新是好的，可是不能說要怎樣作就怎樣作呀！

楊 哦，對了，還有個執行計劃的問題。

顧 我不是早就有計劃給你啦？

尤 沒有啊！沒有，你什麼時候給我的？

顧 前三天，就在這裏，秦書記還在——就是那份複寫紙寫的！

尤 不，不會吧？

顧 那才怪，是我親手給你的呀！

楊 親手給他的，（對尤）你看你又丟到什麼地方去了，在哪兒呢？

（在桌上找着）

尤 我記得沒有這回事！我記性頂好，給了我什麼，我是不會掉，不會忘記的。

〔顧在桌上翻着。〕

楊 (從桌上找着了計劃)老尤,是不是這個呀?

顧 (同時)看看。

尤 正是,不就在這裏嗎?我一共寫了三份,一份給礦長,一份給調度室,這一份就給了你。

顧 哦,哦,你說的是這個,這不能算是計劃,這太簡單了。(停,笑着)同志,以後送到礦長那兒去的東西,應該通過一下工段,大家商量商量。要不,錯了誰負責任呢?還有,就算這是計劃,今天的工作我也已經支配好了,變動可太麻煩。

楊 按照這個計劃適當地調整一下不行嗎?

尤 老尤,我想只記工記料麻煩一點,這沒關係,我就多跑一下。

顧 那還是打亂了正常的生產秩序,這是原則問題,我不好這樣作呀!

尤 總起來說,就是今天不能試驗?

楊 嗯,不能啦!你還有什麼意見嗎?

顧 小顧,那就暫時不試驗吧!

尤 以後呢?

顧 以後?那重新研究!不過這個月的任務排得太緊了,難插進去呀!

尤 那不見得,「石子空心炮」並不是另外插進來的任務,正相反是爲了降低成本完成任務呀!老尤,今天還是試驗吧!

顧 (笑着)小顧,你何必這樣主觀固執呢?你來我們段上不幾天凡事都應該商量才好!好了,「石子空心炮」以後再說吧!還有別的事嗎?

尤 (無可奈何地)好吧!老尤,將來總會試驗的!現在有了石子

做起來，糟蹋了真是心痛啊！請你先調一個工人，幫助包一包石子。以後組織試驗要用它，就不必到處找了，抽調一個工人，我想這是可以的。

楊（插嘴）對，就先抽個工人包一包吧！

尤 你要我抽誰呢？

顧 老周病好了才幾天，我看就調他來包包這個吧！

楊（高興地）對呀！老周是再恰當也沒有了，老尤，就派他吧。（從抽屜裏拿出派工單）

尤 老周？一個六級技工調來幹勤雜活，那不好吧，

顧 老尤，這不是勤雜活呀！好，那就隨你調吧！

尤 同志，這個事應該找總務股派勤雜工做去，要不你從生產段借個人來也行，我們基建段，實在是沒閑人啦！我要去了。

顧 老尤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我到了這裏，不管是不是長期的，當然，我只能要求你解決問題。

尤 你知道這個那很好，可你說要怎樣解決呢？剛才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。同志，我不能完全聽從你的指揮呀！

顧（有些氣憤地）你，你這算是解決問題的態度嗎？

尤（裝腔作勢地）你說，要什麼態度呢？

顧（沖口而出）別那樣神氣。

尤（出乎意料之外，怒氣上昇，但勉強壓制着）你，你在這兒做什麼？

顧 我在作技術員應該作的！

尤 我，我們段不需要……

楊（阻止着尤）老尤！你……

顧 我不是自己跑來的，是上級調我來的。

尤（爆發，拍着桌子）你，你這簡直是反組織反領導！

楊 老尤，你這是幹什麼？

尤 我說你要明確一下領導關係，你不請示不彙報，說作就要我作，都像你這樣那還行嗎？我要出去。我再說一遍，今天不試驗，也沒閒人來包石子玩兒。

顧 不包就不包，何必拿大帽子來嚇唬人！（停）好，尤段長，請告訴我該做什麼吧！我不能老閑着。

尤 隨你的便好了。

顧 你這是……

〔尤已昂然而下。〕

楊 老尤！你……（回頭望了一下顧，自己好像也生氣了，一屁股坐在靠椅上）真是吃了生米！（停，又走近顧）小顧！別難過！老尤的脾氣是太大了。

顧 段長嘛！要耍點兒威風才壓得住人。

楊 別管他這些，再找他研究好了。

顧 沒什麼研究的了，反正他不會同意試驗！不談這些啦，你有廢炸藥紙嗎？我自己包着試試看。

楊 （迅速地找到一張紙，高興地）喏，給你！

顧 （接過紙張，望着小楊，稍停）奇怪？小楊，你為什麼會愛上這樣的人，這樣古怪的人？

楊 （笑）嘿嘿嘿……這……這有什麼道理可講的呀！要好，就是好了，我……

顧 不應該看得這麼簡單。

〔外面有人喊：「小楊，小楊，請你上北二上山去看看。」〕

楊 好，來了！——小顧，等會兒再談吧！（戴安全帽裝好燈下）

顧 （拿着紙把石子包來包去）不行！總是包它不緊！（停）真是，

女的最多就只能坐坐辦公室嗎？搞採礦，下井硿，到處給你釘子碰呀！

〔生產段裏一個青年工人匆匆地上。〕

工人 尤段長！尤段長！哦！顧同志！你在這兒，那好！喏，給你吧！

（把一張紅紙塞在顧手裏）

顧 這是什麼？

工人 我們生產段全體同志給基建段寫的祝賀信。

顧 祝賀信？

工人 是呀，小顧，聽說你們今天要試驗「石子空心砲」，我們心裏可高興啦！大家說：「好哇！基建段這下可真像個突擊隊的樣兒了，來！我們向他們表表心，給他們打足氣吧！」這我就代替大家寫了這封信。——嘿！寫得不好。

顧 噢！

工人 小顧，把你調到這兒來了，我們才難過呢！都捨不得放你走！

顧 嗯，我也捨不得離開你們，但工作需要，不得不來！

工人 喲！我還得快去呀！那邊等着我呢！再見吧！你們一定能成功的！（急下）

顧 替我問同志們好（看完了信，激動而又沉思了片刻，把信放在口袋裏）還是自己來吧！（包着石子，忽然手一動，石子有的散在地下了，她氣憤地捶了一下桌子，然後爬在桌子底下把石子一粒一粒的檢起來）

〔煤車聲中，秦書記在外面喊着：「老李，大家幹得怎麼樣？」應聲：

「秦書記，你又下來啦？到我們塋頭去看看吧！」秦的聲音：「好哇，我就來！」上。

秦 (邊走邊喊) 老尤,老尤,(進來了,發現顧在桌下) 哈哈……小顧,怎麼,和狗打架啦? 尤段長呢?

顧 到牆頭去了。

秦 噢,快起來吧!我馬上就找老尤來研究。(說着欲下)

顧 (仍在桌下) 秦書記,別去了,今天不試驗啦!

秦 不試驗?爲什麼?

顧 (爬起來了) 這我可不知道了!(望着桌上和手中的石子) 這個死傢伙,整來整去整不好,看來還是得找人,不,是請示啊!

秦 這是什麼意思?

顧 沒有什麼!(放下手中的石子) 秦書記!請你代我向段長求求吧!求求他派一個工把這做起來,可惜可惜這些石子!

秦 哈,哈,……你怎麼鬧的?(拿起還沒做成的石子炮看) 喲!你這是繡的什麼花兒呀?

〔尤上。〕

尤 秦書記,你來了?

秦 (笑着) 剛來。

顧 (忍氣吞聲地) 尤段長,我再請求你,還是給我派一個人吧!

尤 同志,我早說過,我不能這樣作呀!秦書記,你來得正好,她說要調一個六級大工幹這個活,你看!……

顧 我沒說過硬要六級工呀!

秦 (問尤) 能抽個人給她嗎?

尤 秦書記,這種勤雜活,怎麼能拿到井下來作呢?好!小顧!我給打個電話,要總務股派個人來拿出去作好了!(準備打電話)

顧 段長,別開玩笑吧!勤雜工炮眼兒大小都鬧不清,怎麼能做呢?

老尤，你就派個人吧！這樣的革新，是大姑娘坐花轎呀！應該從各方面大力支持！

秦書記，我不是不願意支持，一方面人已派定；另一方面我覺得要個井下大工包包石子，未免太浪費了！

浪費？嗯，（發現桌上有算盤）來吧！（拿起算盤）我來做會計，算一算能浪費多少？老尤，你來報；六個工一天的工資大概多少？

兩萬多三萬。（係指舊人民幣，下同。）

（敲着算盤）三萬，還有嗎？

〔楊上。〕

秦書記，你這是算什麼？

算浪費賬！老尤，還有什麼地方能浪費呢？

不，秦書記，我說的不是這些，主要是抽動了一個人對工作損失可大了，起碼這個人就不能為國家創造更多的財富。好，這一齊捎搭上，小楊，一個大工最多每天能為國家創造多少財富？

八九萬，不到十萬。

好！算十萬，（又敲了一下算盤）一共是十三萬。還有嗎？——
 嗯，數目是不小。（對顧）現在該你說了。

推廣了「石子空心炮」，每天僅僅這一項井硐工程，就能節省炸藥四十個。炸藥是八千塊錢一個。還有……

慢點！四八三十二，三十二萬。

更重要的是效率能提高百分之二十左右，這樣是能夠扭轉基建趕不上回採的局面的。還有炮煙也會減少，這對於工人的身體……

尤 你這估計太高了吧！

顧 太高？

尤 同志！你聽我說，事情沒有那麼簡單，企業是一環套一環的，基建趕上不生產，這是整個企業的生產秩序的問題。秦書記，你說呢？（對顧）我們應該實事求是，再說……

顧 （拿着計劃）你看……

尤 再說……

顧 （指着計劃給尤看）這是……

尤 （把計劃一推）好了，那就算了，我們不用談了，你根本沒有讓人講話的餘地，那還有什麼可談的呢？

楊 （對尤）又吵！又吵！不能小聲點兒嗎？

秦 老尤，你才說浪費，這裏就浪費六千多萬啦！

尤 什麼地方？沒有呀！

秦 （笑）完全根據你的意見計算，把工效炮煙什麼都丟開，就炸藥一項，不搞「石子空心炮」，一年就浪費六千多萬！

楊 那麼多錢？

尤 這……這……

秦 老尤，派個人給她作作吧，你看這是個多不像樣的手藝活呀！小顧，早知道有這麼回事，我就會向你們那「高工」的教師提個意見，該專門開一堂怎樣包石頭的課啦！

尤 秦書記！希望你能諒解，實在是因為……我不能……

秦 （壓制着自己）實在是什麼呢？

尤 這是……這是我職責範圍內所不能解決的。

秦 我想，你的職責——有一條是要傾聽羣衆的意見，你傾聽了沒有呢？

尤 這我當然要傾聽，可我也得……

秦 好了！乾脆些！你能不能派工？

楊 老尤，我剛才去北二上山來，我看老周是可以抽出來的。

尤 （半晌）好吧，（拿着派工單，抽出自己的鋼筆）秦書記，你寫一下吧！派大工做這樣活，這是原則問題，我實在……

秦 （生氣）你這是對付誰，以你的段長身份來壓煞人嗎？（停）好，你不解決，我想會有人來幫助解決的。（搖電話）要礦長室——礦長嗎？——我秦國華。——是，我想問問「石子空心炮」的事兒——嗯！我們昨天開會研究了，——大家同意今天試驗。——怎麼？老尤告訴你說，還要他自己下功夫研究嗎？（望了一下尤）——啊！你們覺得很成熟？——那好極了！——對，一定要搞成功！——喂，喂，現在就要個人包石子了，——是呀！第一次試驗很要緊。——立即派工？哦！七級工都可以派，行啊！——他在這裏，——好吧。（對尤）礦長請你。

尤 （接電話）是，（掏出手帕揩着汗）這……

秦 小顧，剛才礦長告訴我，他正在和總工程師研究你的建議書呢！他們完全同意我們今天試驗。小顧，高興吧！準能成功！

尤 （仍在聽電話）嗯——啊——好，我派——今天試驗？礦長！礦長！今天的工作早安排好了。對！安排好了。那？我去找大家開會商量一下。——當然我要儘量動員大家。——好！（沒精打彩地放下電話）小楊，你就派老周吧！

楊 來這裏做嗎？

顧 不一定，到塋頭去作好了。

〔楊寫完了派工單，尤蓋章以後爲難地拿着，顧欲取而有些遲疑。〕